

责任编辑：高 田

封面设计：何 燕

乱——黑泽明电影剧本选集（下）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232000 印数：1500

1988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

书号：10061·543/ISBN 7-106-00013-2/1·0007

定价：3.80 元

# 目 次

|            |        |
|------------|--------|
| 蛛网宫堡 ..... | ( 1 )  |
| 保 镖 .....  | ( 53 ) |
| 红胡子 .....  | (125)  |
| 影子武士 ..... | (203)  |
| 乱 .....    | (279)  |

# 蛛网宫堡

李正伦 译

# 蛛 网 官 堡

(蜘蛛巢城)

日本东宝公司出品 (1956年)

编 剧: 黑泽 明

桥本 忍

菊岛隆三

导 演: 黑泽 明

主要演员: 三船敏郎 (饰 鹫津武时)

山田五十郎 (饰 鹫津浅茅)

千秋 实 (饰 三木义明)

佐佐木孝丸 (饰 都筑国春)

志村 乔 (饰 小田仓则保)

浪花千荣子 (饰 妖婆)

## 1 （溶入）城址

合唱：

君不见  
迷妄之城今仍在  
魂魄依然在其中  
执迷不悟修罗道  
古往今来一般同

倾圮的石墙。

护城河暗淡无光的水，水上飘浮着绿色的水绵。

萋萋的杂草里，竖着濒于腐朽的标桩。

那标桩上的文字依稀可辨。

“蛛网宫堡旧址”。

风起，杂草随风俯仰。

护城河的水泛起涟漪。

石墙上的老松，松涛阵阵。

阵阵松涛中传来隐约可闻的战鼓声及螺号声。

（叠）

## 2 蛛网宫堡

耸立于山间的蛛网宫堡的要塞。

从外面一点也看不见城堡里的情况。城堡是黑色的，它的造型给人以莫可言喻的重压感。

一条大道直达城堡大门，现在，一个骑马军使纵马朝大门驰来。

军使到达城门前边，只见他浑身是血，表情痛苦，滚鞍下马，跌跌撞撞地奔到门前，仰头猛力叩打大门。

(划)

### 3 城堡内广场

做好上阵准备的主君都筑国春坐在中央，军师小田仓则保以下诸将侍立左右。

他们吃惊地听跪在眼前的那受伤的军使报告军情。

军使：此次北城藤卷将军谋反，完全是祸起萧墙，事前毫无所闻。五寨，四寨立刻遭到火攻，三寨也来不及做好应战准备。

国春：二寨如何？

军使：二寨的三木义明将军纠集了三寨的败阵之兵，重整旗鼓，目前军威大振，正在奋勇杀敌。

国春：一寨？

军使：一寨的鹭津武时将军看到五寨、四寨起火，立刻一举消灭了从边境上奔袭前来的乾将军部众四百余人。

国春：嗯，是乾主谋吧？

则保：鹭津……鹭津上阵的情况怎样？

军使：苦……苦战……

说着一头栽倒在地。

老将：给他治疗！

受伤的军使被带走。

国春与诸将均陷于沉默之中。

稍顷，国春环视众将。

国春：出击？还是据城固守？

众人无语。

稍顷，则保慢声慢语地讲话。

则保：除据城固守外别无他法。愚意迎击乘胜之敌，惟有我方招致更大的打击。可先在蛛脚森林配置前锋，把敌人引进迷途，分割成几段，尽可能给以重创之后退进城内固守不出。我认为这是第一招。

国春：兵粮？

将甲：喝粥尚可维持三个月。

全体陷于阴郁的沉默之中。

画外音：报告！二寨军使到！

老将：带进来！

军使摇摇晃晃地进来，两手拄地挣扎着跪于国春面前。

军使：主君！祝您武运亨通！

国春：什么？！

军使：二寨的会战，由于三木将军奋勇迎击，敌军锐气稍挫，恰在这时，一寨的鹭津将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重创叛将老乾兵众，然后命弓弩手从侧面猛射敌人，趁势挥师直入……

国春：鹭津……嗯……到底是鹭津哪！

军使：对，鹭津将军指挥有方，敌人已溃不成军，看来现在可能胜败易位了。

(叠)

刚到的军使：现在鹭津将军、三木将军已将后撤的敌军赶回北城，把城池团团围住。

(叠)

另一刚到的军使：现在北城的叛将藤卷声称他要剃发请罪，到北城求和。

国春：不准同他言和，则保！

则保：是！

国春：你立刻带兵前往北城，将藤卷斩首示众，同时加固边境防御，如果乾没有动兵的迹象，就让鹭津、三木同城，我

将亲自犒赏！

则保：是！

(划)

#### 4 蛛脚森林

电闪雷鸣。

两个骑马武将纵马奔来

数条道路，纵横交错，两个武将在岔道处勒住马缰，环顾左右。

此时，突然阳光普照，两个武将立刻形象显明地浮现出来。

这两人尽管甲冑在身，而且浑身上下被血污、泥土、雨水弄得很脏，却威风凛凛，使人望而生畏，散发着战尘的气氛。

这两人就是鹭津武时和三木义明。

三木：(望望天空)这是多么怪的天哪，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奇怪的天气。

太阳又没入云中。

电闪雷鸣。

鹭津：快走吧！我想尽快地看看主君那副高兴的神色呢。

他扬鞭策马，朝一方奔去。

三木纵马紧随。

两骑驰骋。

两骑加快速度，再加快速度。

来到岔道外勒马停蹄。

又回到了原来那个地方。

鹭津：啊，这里……

两人面面相觑。

鹭津：……这里的确是我们刚才驻马的道路嘛。

三木：嗯，你看，这里还有踩得零零乱乱的马蹄印呢。

鹭津：不懂，老兄，我觉得这森林的确是蛛脚森林哪！

三木：不错！

鹭津：如果不错的话，那就该是不大一会儿就到城前才对呀。

三木：嗯。

鹭津：可是我们在这森林里已经足足跑了一刻时辰，始终也没出这森林。

三木：哈哈，所以这才是名实相符的蛛脚森林嘛。它象蜘蛛脚一样，路径交错，伸向八方，让敌人迷失方向，是我们蛛网官堡的要害之地呀。

鹭津：奇怪，敌人是因为不知道，难道我们城里的人不是对森林了如指掌吗！

三木：……

鹭津拈弓搭箭，这时偏巧雷电交加，他朝大树梢头射了一箭。仿佛是对这一箭的回答一般，奇特的笑声立刻响彻整个森林。

鹭津：你听见了吗？妖怪呀，这是妖怪作祟呀。

三木：哦……

他立刻端起长矛。

三木：好，既然如此，那用我这长矛制服它吧。

鹭津：对，用这箭射它。

鹭津拈弓放箭，三木挥舞长矛，他们在箭声和喊声中纵马驰去。

两人纵马冲去，三木纵横挥矛，鹭津左右开弓放箭。

雷电轰鸣之声和奇异的笑声仍不离两人左右。

奔驰中的两人。

奔驰中的两人。

两人的马突然直立，他俩无论怎样催马加鞭，马就是不动。吓得半死的马。那马的眼睛，响鼻，哆哆嗦嗦的耳朵。

三木立刻停止策马，往前方望去，不由得叫了起来。

三木：啊，你看那是什么！

鹭津一愣，定睛细看。

两人的正前方树木稍微稀疏，在那一小块草地上，有一间小小的茅屋。

好象根本就没发生过方才的电闪雷鸣，四周安静极了。一缕阳光从树的间隙处洒下来，笼罩着那间茅屋，显得特别沉静。

三木：老兄，你记得那里曾有个茅屋么？

鹭津：没有，我从来就没看见过，这也是妖怪搞的鬼。

三木：可是……

鹭津：你看看马吧，马吓成这个样子，说明很不寻常啦。

鹭津搭箭朝那茅屋射去。

这时，从茅屋里传出细细而哀怨的歌声：

人生如朝露  
托身于斯世  
命短如蜉蝣  
奈何自寻苦

鹭津不由得把拉满了的弓松开。

两人面面相觑。

他俩仿佛被歌声吸引而走近茅屋。

人生如朝露  
迷津仍不悟  
命短本如花  
转眼化腐肉

他俩站在篱笆外面悄悄地朝茅屋里窥视。

## 5 茅屋里

一个老嫗边纺纱边唱：

人间本来重贪婪  
五欲火焚不自怜  
甘愿沉沦五浊水  
孽债重重尚怡然

## 6 茅屋外

一动不动地向茅屋里窥视的鹭津和三木。

## 7 茅屋里

老嫗仍然唱下去：

迷途不返仍向前  
腐肉朽处花争妍  
恶臭反作奇香看  
善恶颠倒不畏天

## 8 茅屋外

鹭津和三木踹倒篱笆冲进去。

鹭津拉着弓，三木端着长矛把老嫗围上。

三木：你是什么人？不，你究竟是人还是妖精？

鹭津：喂，不说吗？既然会唱歌，当然也就会说话啦。

老嫗：是！鹭津武时阁下，第一寨的大将！

鹭津：怎么？你知道我？

老嫗：对，今天晚上你就当上北城的城主了。

鹭津：什么？我今天晚上就当北城的城主？

老姬：对。不久你就是蛛网宫堡的主君。

鹭津：你别胡说！开玩笑也得有个分寸！

老姬：这么可喜可贺的话，为什么还发那么大的火？

鹭津：（气势汹汹地）蛛网宫堡的主君除了我们主君以外再没有第二个！

老姬：（很平静地面带无可名状的微笑看了看发怒的鹭津）人是很可笑的呀，他害怕别人看透他的心

鹭津：（不由得勃然大怒）混帐！（拉弓欲射）

三木：等等！假定她是个妖精，那么，你的箭即使穿透她的前胸，她还以为你跟她开玩笑呢。好，让我问个明白。（对老姬）喂，你好生听着，你能象看眼前的事物那样清楚地看到未来的一切么？

老姬：是！三木义明阁下，第二寨将军阁下，从今天晚上起，你就是第一寨的大将了。

三木：什么？从今天晚上起我就是第一寨的大将？……嗯……那么以后我的管辖多大，职位多高呢？

老姬：你的洪福比鹭津将军小，然而也大。

三木：什么？……这话什么意思？

老姬：你的儿子不久就当上蛛网宫堡的主君。

三木：……

鹭津：……

两人都大吃一惊，相顾哑然。

等两人再看老姬时，她已杳无踪影了。

两人从原来茅屋穿过去。

## 9 蛛脚森林·古战场

两人走出茅屋环顾四周。

不见人影。

回头一瞧，连茅屋也没有了。

茅屋所在之处附近有一座小山。

仔细一看，原来是身着铠甲者的白骨堆成的山。

铠甲大多腐朽，山上长满了石蒜。

鬼声嗷嗷。

鹭津和三木不禁毛骨悚然，一动不动地直着两眼瞪那堆白骨。

(划)

## 10 森林边缘

鹭津和三木满脸茫然不解的表情，在马背上晃晃悠悠，走出森林。

三木：啊，看见城头了，好不容易摆脱了蛛脚。好，跑它一程吧。

鹭津：等等，累乏了，这铠甲比往常感到格外的沉。

三木：哦，那当然，从昨天会战起，你就骑垮了三匹马。歇一会儿好吧。

鹭津：好！

两人下马，坐在草地上，仰望着远远的城头。

三木：天哪。现在要问我最大的希望，那就是死人一般地睡一觉。

鹭津：我觉得我仍在梦中，碰上那妖精，也许实际上就是梦里所见。

三木：俗话说，梦是五欲的显现。老实说，攻城略地而身为城主，不做这种梦的人恐怕是没有的吧。

鹭津：那家伙不是说你的少爷要当官堡的主君么？

三木：啊，它不是说你才是那城的主君么？

鹭津：哈哈哈哈！

三木：哈哈哈哈！

鹭津：嘿嘿，可是它说，我当主君之前要先当北城的城主

哪。

三木：哈哈，我还要当第一寨的大将哪！

鹭津：可喜可贺。

三木：啊，可喜可贺。

鹭津：哈哈！

三木：哈哈！

两人的笑声戛然而止，低头沉思，稍顷，两人同时开口。

鹭津：可是——

三木：

然而两人又同时噤口不言。

鹭津：怎么，你本来是想说什么的呀？

三木：啊，我觉得你倒是有话要说呢。

鹭津：（犹豫片刻）嗯……可是……如果真的从今天晚上……我任北城城主，你任第一寨的将军的话，那……

三木：……

鹭津：……

鹭津突然站起来，立刻飞身上马。

三木也仓皇上马。

两人朝着城堡纵马疾驰。

（划）

## 11 城内广场

篝火熊熊，戈矛长弓如林。

在篝火与众兵环立之中，都筑国春端然正坐，诸将分列左右。

鹭津武时与三木义明匍匐于国春之前。

国春把一口珍贵的长刀授给武时。

国春：此次会战，鹭津武时战功卓著！自今晚起，任北城城主！

鹭津和他身旁听候吩咐的三木义明大吃一惊。

立刻欢声雷动，戈矛长弓之林起伏摇动。

鹭津在喊声中，备极惶恐，非常感激，双手颤颤巍巍地接过长刀。

国春拿起另一柄长刀，授给三木。

国春：三木义明，战功不亚于鹭津。自今晚起，任第一寨主宰！

三木与鹭津再度吃了一惊。

“啊！”欢声再起。

三木双手哆哆嗦嗦地接过长刀。

两人行礼，然后站起。

武士们鸣弓弦，敲盾牌，向他俩祝福。

在嘈杂的人声中，他俩却意识到彼此身分之重很不寻常，目不斜视地望着前方，默然无言地回到自己的席位。

（溶出）

## 12 （溶入）北城

阡陌纵横，一片碧绿。

农田尽处，看得见在远远的一座山岗上，背靠嫩绿浓阴的一片杂树林的北城。

## 13 北城的广场

初夏季节，阳光灿烂。城府的家将、士卒们三两成群，随处可见。他们有的擦拭武器，有的修缮甲冑，有的侍养战马，无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从嫩绿浓阴的后山传来阵阵莺啼。

撒欢的马驹仰颈长嘶。

这一切，构成一派和平与朝气蓬勃的景象。

这里是围成一圈修缮铠甲的一伙，其中一人打了个大呵欠。

人们说：

“真清闲哪！”

“嗯，舒服透啦！”

“城里的寨里的，日子过得跟我们不一样么？上边的有上边的消遣吧。”

“主子和我们的关系是这样密切，我们如此幸福，我想老爷和夫人也一定欢乐和满意吧。”

#### 14 城府里鹭津的房间

比起初夏嫩绿浓阴、阳光灿烂的户外，房间里显得非常阴森和晦暗。

在这个房间里，鹭津和他的妻子浅茅彼此一动不动地相对而坐。

莺啼。

浅茅象戴着能乐<sup>①</sup>的面具一般毫无表情，铁青着脸悄声说话。

浅茅：……您的决心怎么样？……定下来了么？……

鹭津神色慌张地仰起脸。

说起话来精神过分紧张。

鹭津：……啊……我只是做了个恶梦……我受了妖怪的骗……再不能上它的当……当什么蛛网宫堡的主君，象这样越轨的希望……

浅茅：（平静地）……您不要提这是什么越轨的希望，我想，凭弓矢征战的人，没有一个不存这种希望……

武时：（大声地）不，我……我这样就满好！我愿意当这个城府之主，对主君尽忠报效，安于本分。

浅茅：（语调不变地）那样，您未必如愿以偿。

---

① 日本古典乐剧的一种，演员戴面具表演，以笛、鼓伴奏。——译者

鹭津：什么？

浅茅：如果三木义明将军把蛛脚森林的……那妖怪的预言泄露给主君，那又……

鹭津一惊，注视着浅茅。

浅茅：……那时候……决不可能平安无事……主君对于有威胁到他的地位者，一定立刻统兵前来，把这城堡团团围住。

鹭津愕然，他注视着浅茅，开始沉思。

浅茅：将军您的路只有两条……是无所作为地等待主君取你首级呢？……还是……杀掉主君自任蛛网宫堡的主宰。

鹭津：（几乎是喊叫地）杀主君是大逆不道的呀！

浅茅：（语调不变，仍旧慢声细语地）难道现在的主君……不也是杀掉先君而僭居其位的么？……

鹭津：（拼命大喊）那是因为……先君怀疑现在的主君即将下手的时候，他才不得不那么干的！主君信任我！他对我关怀备至，极力提拔！

浅茅：那是因为他还不知道你的心。

鹭津：（脸上渗出油汗）我的心？我的心坦坦荡荡！

浅茅：（假面具一般的脸上初绽浅笑）那是谎话。

鹭津：浑蛋！我任这个城府的主宰已经心满意足啦！

浅茅：（表情依然如故地）即使你这想法丝毫不假……可是他听三木将军说了那个预言之后，还能相信么？

鹭津：三木么？……从小就是我练拳习武的好朋友，他不可能干那卑鄙齷齪的事。

浅茅：为了发迹，为了功名利禄，父杀子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当今就是这样的世道……总而言之，如今就是为了不被人杀而不得不杀人的末世……我一直担心，三木将军是不是已经向主君报告过了呢……

鹭津：（粗声粗气地）浅茅！怀疑人也要区别对象吧！

这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